

# 汕尾的红

杨 鸥

汕尾的早晨，庭院里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响起一片，高大粗壮的榕树枝叶扶疏，气根悬垂，红色三角梅开得如火如荼。

汕尾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一尾摇曳多姿的鱼，游弋在蓝天碧海之间。“汕”的释义是鱼游水貌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南有嘉鱼，烝然汕汕。”汕尾就像一尾“汕汕”的鱼。实际上，汕尾一名源于明嘉靖年间，因该地由海沙冲聚成海滩（沙陇线），先民们聚落于沙陇线尾部，“线”“沙”谐音“汕”，故名汕尾。

到汕尾来，我发现这里带“红”字的地方特别多，红海湾、红宫红场、红草工业园、红椎林自然保护区……汕尾的“红”格外引人注目。

去往位于海丰县城的红宫红场，路两边的建筑都是红色的，这里被称为红色文化街，红色是这里的主色调。红场的大门是红色的，红场里的建筑、浮雕也是红色的。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以彭湃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海陆丰人民建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，活动场所就在红宫红场。红宫原为建于明代的海丰学宫，1927年11月18日至21日在这里召开全县工农兵苏维埃大会，成立海丰苏维埃政府。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刷成红色，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。中国第一个工农红色政权在此诞生，因此把学宫改称“红宫”。红宫东侧的红场，原为明代“社仓”，清代时称“东仓”，清末成为草埔，因此当时称该地为“东仓埔”。海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，彭湃指示在该地兴建红场，大门门额上浮塑“红场”两个大字，两边浮塑“铲除封建势力，实行土地革命”的对联，红场中央设有传声台。红场中央的彭湃铜像塑于1986年，铜像中的彭湃双手叉腰，目视着远方。海丰是彭湃的故里，彭湃在汕尾人的心目中是个传奇人物，汕尾人以彭湃为骄傲。彭湃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，曾留学日本，后走上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道路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海陆丰农民运动创造我国现代史上多个“第一”，如全国第一个农会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、建立最早的地方武装海陆丰农民自卫军等等。1928年1月5日，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抵达红场与红二师胜利会师。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两支早期红军，与海陆丰工农革命武装共同与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，参与创建、发展和保卫海陆丰革命根据地。在红场建有红二师、红四师纪念馆。

汕尾是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全城革命老区，是全国13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，红色革命遗址达517处，居广东省首位。红草镇的得名也和红色历史有关，



红草镇原名青草墟，1927年，彭湃领导海陆丰起义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青草墟遂更名为红草镇。这里的红草工业园区，是阵容强大的汕尾高新技术开发区，有信利、比亚迪等知名企业。在信利集团工厂区，门口写着“拼搏、协同、创新”的醒目大字，厂区内展出无人驾驶概念汽车的照片，他们的理念是“别人做不到的我们要做到，别人做得到的我们要更好”。在这片红色热土上，红色的精神代代相传，如今的汕尾人敢为人先，敢闯敢试，接续奋进，谱写了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。

红海湾，因有红色的泥土、沙滩而得名。在红海湾畔的捷胜镇考古发现，当地的沙坑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有直接关系，是新石器时代最早到达汕尾的文化。沙坑文化可溯源至6000多年前至5000多年前之间，这意味着早在6000年前，便有先民在汕尾生活。红海湾如今成为旅游胜地。

在汕尾，有一个华侨管理区，被称为“红色侨乡”。在侨史馆里，展陈品记录着新加坡归国华侨、南侨机工张光旺回国抗战的事迹，还有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刘观妹、黄更青及其丈夫陈普之等投身抗日斗争的事迹。“27把锄头”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1952年11月7日，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委派贝谦带领珠江华侨农场调配的27名主要由马来西亚、泰国归难侨组成的建场队伍，到当时的陆丰县南塘区石牌村筹建农场。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地，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他们用27把锄头，搭草棚、挖水井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边开荒、边生产的办场行动。广东省陆丰归国华侨顶埔集体农场自此诞生。1960年3月更名为陆丰华侨农场，1995年4月正式挂牌成为汕尾市华侨管理区。这27名首批参加办场行动的归难侨被誉为“27人开荒牛”，俗称“27把锄头”。接侨期间，国家拨出专款，优先提供建材、食品等急需紧缺物资，为归难侨修建住房、扩建学校，解决好他们的吃、住、用等问题。

华侨管理区先后于上世纪50年、60

年代、70年代接纳安置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归难侨近两万人，是国家最早安置归难侨的基地之一，是汕尾市归侨侨眷集中居住地区。近年来，侨区依托自然资源禀赋，打造岭南精品水果产业，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。目前，侨区共有特色水果21个，种植岭南精品水果21个，推出油柑茶、油柑叶枕头、柠檬干片、印尼凉茶等特色农产品20多种，一年四季均有新鲜水果采摘，被称为“果树的天堂，水果的乐园”。

走进华侨管理区的郭爱华老人家，热情好客的郭阿姨给我们看挂在衣架上的一排彩色丝绸舞衣，她经常穿着这些衣服去跳广场舞，还去市里参加舞蹈比赛。66岁的郭阿姨乐观开朗，看上去很有精气神。她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：跳舞、带孙女、做志愿者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她出生于印尼，父母是华侨。上世纪60年代因所在国排华，母亲带着7个孩子回到中国，当时她3岁。农场开荒阶段生活很艰苦，如今日子过得好了。她退休前是幼儿园老师，退休后有退休金，有医保，现在一个人住两室一厅。儿子开一个杂货店，女儿在社区工作，孙女都是她带大的。她说退休金花不完，日子过得很满意，要懂得感恩。

在一个苗圃基地，我见到1976年出生的印尼华侨后代张春洪。他的父母1959年从印尼归国，定居汕尾。父亲当过铁道兵。张春洪读完高中去深圳打工，后来创办了汽车租赁公司，还开了羽毛球馆。2018年6月，深圳前海定点帮扶汕尾华侨管理区，定向对接种植时花。张春洪听说要帮扶自己的家乡，很愿意做。于是他和他两个合伙人共同投资，开起了这家苗圃。2018年7月动工，2019年1月完成了深圳前海的50万元订单，走出了第一步。他没有种花的经验，深圳方面派人来指导。创业时很难，两个股东退股，他自己独立撑起了这个摊子。华侨管理区为支持他，在当地修了路。2020年苗圃基地的状况有所好转。现在前海每年采购2000万元时花，他这里占80%。苗圃基地在当地招收了15名员工，有两个大专生。张春洪派他们去广州向同行学习，还经常参观花展，参加产品发布会。苗圃基地良性运转后，张春洪积极回馈家乡，为家乡解决了约45人的就业，包括苗圃基地工作人员和驻深圳施工人员等。他每年还向华侨管理区的两个社区发放分红款，用于资助贫困家庭。苗圃基地里，超级凤仙、串红开得灿烂，张春洪笑得很开心。

汕尾的红，是红色历史的颜色，也是红红火火的新生活的颜色，汕尾人正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并创造新生活。



## 十月海港记

孟 悟（美国）

我成长在重庆，周围崇山峻岭，我从小就渴望看见大海，大海浩瀚广阔，给人无限的想象。大海、港口、航船，是我视野里最美的画卷。

生命中充满了巧合。2022年10月我在的里雅斯特，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；2023年10月我在中国采风，见识了太仓和张家港，前者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，后者是鉴真东渡日本成功的启航地。

先说意大利名城的里雅斯特。它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罗马帝国时代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的里雅斯特是奥匈帝国最重要的海港。

2022年秋天，我买了一张去希腊海岛的邮轮船票，出发港就在的里雅斯特。的里雅斯特是天然良港，琳琅满目的大船小船停泊在港湾。10多万吨的邮轮悠闲地靠在码头，离市中心广场很近。我去过五大洲几十个城市的邮轮码头，它们离市中心至少10多分钟的车程，由此可见的里雅斯特的得天独厚，水深，港阔。

的里雅斯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震撼。海上的帆船，千艘万艘，迎风破浪，好不壮观。游人欢天喜地，在市中心广场看热闹。广场经历了千年的风吹雨打，面朝大海，看千帆过尽，万舸争流，不会忘记起海上丝路的那些商船，川流不息，船上载满了绸缎、陶瓷、香

料、药材……从遥远的东方来到罗马帝国。如今的里雅斯特是国际航海节的目的港，漫长的岁月中这里留下了多少迷人的故事。

我站在这里，恍惚间穿越碧海无涯，看到中国古代的航运码头，人烟稠密，航船云集，船工们正在搬运青花瓷器和精美绸缎。

2023年，我去江南采风，来到太仓。郑和七下西洋的出发港是太仓刘家港。郑和在惊涛骇浪中指挥他的巨艘千帆，何等英武豪迈，勇毅果敢，他启航的船上装满了陶瓷、丝绸、茶叶、中药，归航的船上装满了象牙、翠羽、珍珠、玛瑙……那个时候的刘家港，车水马龙，番商巨贾来来往往。

千百年风雨的浸润，岁月的沉淀，现今的太仓码头依然繁盛，其集装箱吞吐量全国排名第八，全球排名第二十二。我们去了现代化的太仓码头。码头列成排的吊机，高大壮观，吊机的颜色是欢乐热烈的大红，给人的感觉喜气洋洋。大红吊机忙着装卸货物，运输车川流不息，但是码头上却没有几个人。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太仓港全力打造智慧港口，进闸、收箱、发运、装船每一道流程都实现了远程操作，从前10台吊机需要10个司机，如今一两个人就可以在后台操控。有人笑说，懂了，这是智慧港口，聪明的码头。

## 丝路花雨

湖是上林湖，河是东横河，江是姚江、是甬江，港是宁波港。从秦朝时期的徐福东渡，到唐宋时期的青瓷外销。船从宁波港起航，驶向浩瀚的海洋，抵达异国的港口。海上丝绸之路，海上陶瓷之路，船的一个起点，是明州港（今宁波港）；瓷的一个起点，是上林湖。

我第一次去上林湖，还在读师范，十七八岁光景。秋天的气候很清朗，湖水比较清浅，滩涂上裸露着大片的沙石，踩下去松松软软的很舒服。我们沿着河岸曲曲折折地走着，脚下砂石中积累的碎瓷越来越多，有瓷白的，青灰的，也有土黄的陶片，偶尔还能见到完整的壶嘴。隐隐觉得那么多碎片成片地湮没在沙石中，必定有一个故事。年少的我们挑着碎片往湖心打水漂，数着谁打出的圆晕多，然后看着薄薄的瓷片在泛开的涟漪中渐渐下沉，终于无影。我痴痴地想，这不经意间拣拾的粘着软泥的瓷片，是否也曾被古代少女的手抚摸过？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在一本介绍慈溪风物的杂志中，看到了上林越窑遗址的照片，满地的碎瓷，拥挤在露天的湖滩上，静默地展示着，那么静，却又分明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。那是唐时的碎瓷花，宋时的碎瓷花，是从李白和杜甫时代过来的，是从欧阳修和苏轼时代过来的。那是生活，是汗水，是甜蜜与疼痛，是诗词，是一地的歌吟。后来读的书多了，读到陆龟蒙的《秘色越器》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，读到陆羽的《茶经》“越瓷类玉，越瓷类冰”，读到了这方山水和这露天瓷滩的历史，读到陈万里说的“一部中国陶瓷史，半部在浙江”。

于是再去上林湖，一个人，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姿态接近上林湖。碧幽的湖底封藏着几代青瓷的繁华，沿湖很多村落都有古窑遗址。在唐宋，宁波慈溪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，共有近200处窑窑遗址，上林湖片区有100多处。窑窑开创于东汉晚期，唐、五代、北宋初得到蓬勃发展，北宋中晚期趋向衰落，至南宋渐被世人遗忘。越窑青瓷极耐人寻味，胎釉细腻，色泽温润，它的素淡、典雅、含蓄、温润，自然而然散发出一种低调的高贵。那种静，那种含蓄，不是夺目的，不是惊艳的，却能使人安静下来。我喜欢越窑青瓷的这种秘色，恰好体现了东方审美中的冲淡之美。

上林湖的窑址有着很多美的名字，寺龙口，荷花芯，后司岙……似寻常，却有汉语之美。“上林”两字搭配组合，意境和韵味，如同秘色令人回味。有其朴素，如湖畔的瓷土；有其神秘，如唐代法门寺地宫的供佛法器；有其典雅、精致的花纹，千年如新的釉色，是官窑是贡品，宫廷用瓷“秘色瓷”成为千古一绝，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技术与审美的双重飞跃，也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、龙泉窑等一大批名窑生产，甚至对埃及、波斯地区、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的陶瓷制作产生过显著影响。

丝绸和瓷器是中国在世界上两张

## 九秋风露越窑开

张巧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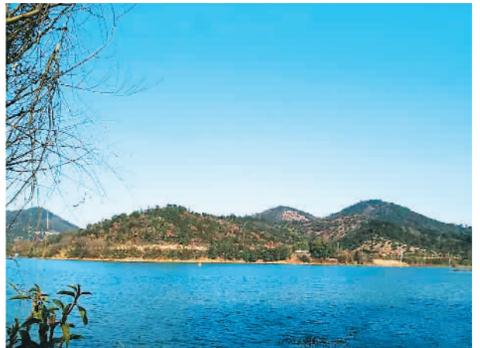
重量级的名片，丝绸催生了伟大的“丝绸之路”，瓷器则与海上丝绸之路、海上陶瓷之路连为一体。考古资料显示，商代或更早的时候，中国文化就已通过海路外传了。作为中国南方青瓷全盛时期的代表，越窑青瓷的外销最早始于何时，尚无定论，但日本曾出土过铭有“赤乌”年号的铜镜，并伴随出土一些三国时期的越窑碎片。唐宋时期，越窑外销达到顶峰。成批的越窑青瓷从上林湖起航，经东横河入姚江，入甬江，经过明州港，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日韩、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东、非洲等国家和地区。韩国、日本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埃及的福斯塔特，均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，其中有典型的唐代上林湖所产的玉璧碗底，以及北宋越窑刻划纹标本。海丝古港，把越窑青瓷外输到了远方，带给了更多的人。

越窑的外销，也改变了人们的风俗习惯。据有关书籍记载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曾以植物叶子作为餐具。海上丝绸之路，不只给他们带去用具、技术和文明，还有艺术和美学。

上林湖畔新建了上林湖越窑博物馆，展陈着珍贵的文物，诉说着越窑青瓷的前世今生。我在一个展柜前驻足，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附近的井里汶海底发现一条沉船，出水文物49万余件，其中越窑青瓷占了大多数。碗、碟、盘、壶……装饰以细线花纹为主，浮雕、刻画、透雕，北宋的气息迎面而来。望着橱窗里的瓷器，多年海水的侵蚀使之釉层脱落，却散发出沧海桑田的独特魅力，时间之火在它的身上燃烧过，时间之水又在它身上止歇。

湖畔不远处，是几家青瓷工作室，展陈着当代艺术家和工匠的作品。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在山水自然之间，洋溢着人间烟火气。虽然我们看不到龙窑林立的繁华盛况，但当下的青瓷工匠和艺术家们，凭借着自己的探索，在传承之上创新，开辟网络销售，我们依然可以想见，一个个精美的瓷器，从上林湖出发，经宁波港，抵达世界各地。

我家珍藏着一套青瓷——印花四系罐，分别仿照东汉、西晋、唐和五代的青瓷器皿烧制。每每注视着釉面上凝固的浅绿，手指抚过瓷片上的小花纹，我的心间便会涨满上林湖的潮声。



## 莫日格勒河

阿 成

清晨驱车去莫日格勒河。车子穿过海拉尔河与伊敏河交汇处的“两河圣山”之后，公路两旁是一直延展到天际线的广阔草原，豁然开阔的草原上马群悠然地吃着草。停下车好好欣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马群突然狂奔起来，卷起的烟尘如云如涛。在沉浮的烟尘中，马群时隐时现，这分明是天马行空的景观啊。这时候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一匹褐色斑点的骏马从烟尘之中缓缓地向我走来，停在了离我不远的地方，用它那双黑眼睛温顺地看着我。见到它的第一眼，我觉得这是我的骏马。我在想，假如我拥有这样的一匹骏马，骑着它驰骋在这草原上该是何等潇洒、何等爽快啊。凝视良久之后，我对它说，去吧，回到你的伙伴中去吧。它似乎听懂我的话，转身向马群奔去。这一幕，从此成为我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继续驱车前行。呈现在视野中的乌兰毛都大草原，水天纵横，风光无限。这一域该是牛的家园吧。这些牛似乎是以家族为单位，闲适，强壮，展示着草原上别一种温馨，别一种美。陪同我的蒙古族朋友告诉我，在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，共有3000多条河和500多个湖泊。不过，最美的还是乌兰毛都草原上的莫日格勒河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隐隐约约能看到莫日格勒河。朋友说，你看，这就是老舍先生称之为“天下第一曲水”的莫日格勒河。他告诉我，要欣赏莫日格勒河的全景还得继续往山上爬呀。

那就继续往山上爬。过了墨尔根驿站，感觉是在往天走上。终于爬到了牧云山山顶。在山顶上，的确有一种牧羊人的感觉，片片的白云俨然是一簇簇的羊群。牧云山，这个名字起得好啊。

在牧云山山顶上，俯瞰山谷中曼妙起舞的莫日格勒河，我猛然想到，这分明是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们在这里表演俄国美妙的舞蹈啊。辽阔

的草原是飞天们的舞台，通透的蓝天和白云是飞天们献艺的屏幕。由此我推想，那绚丽的朝霞和锦绣似的晚霞，该是飞天们不断变换色彩的霓裳。 “伎乐天”“香音之神”的飞天们，在银光闪烁的莫日格勒河陪衬下，翩翩起舞，表演着“天女散花”“霓裳羽衣”的舞蹈。

站在牧云山顶上，清爽而刚劲的风吹拂着我的头发，撩动我的衣衫，啧啧作响，让我这个凡夫俗子也开始与飞天神共舞起来。舞者悦也。是啊，草原上的风才是纯粹的风，有神韵的风，这个风如楚国的宋玉所说：“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蘋之末。侵淫溪谷，盛怒于土囊之口。缘泰山之阿，舞于松柏之间，飘忽奔腾，激飏爆怒。电掣雷声，回穴错迕。赩石伐木，梢杀林莽……”站在牧云山顶上，风，就是一位无形的、法力无边的神，将你心中的烦恼、灵魂里的尘埃荡涤得干干净净，仿佛整个躯体 and 灵魂重生了一样，瞬间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大痛快。这，难道不是人生征途上的别一种追求吗？

蒙古族朋友说，秋天的时候，这里是蒙古族、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牧民宿营的地方，这里的草是牛羊们最喜欢吃的美味佳肴，这里的湖水是世界上最甘甜的水。在这里宿营不用担心蚊子，大兴安岭的风像大扫把一样，把它们驱赶得干干净净。坐在牧云山顶上，我静静地俯瞰山谷中的蒙古包和鄂温克族的撮罗子，欣赏牧民人家升起的袅袅炊烟。斯情斯境，方深深地领悟到“岁月静好”的含义。悄然间，莫日格勒河呈现出一派橘色的温馨。帐篷外，一个蒙古族小女孩一边抚摸着那只乳白色的小羊羔，一边稚声稚气地唱道：“蓝天蓝，白云白，青青青/牧羊姑娘挥动鞭儿，放羊群……”

蒙古族朋友说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，大自然永远是牧民心中的神。我说，是的，莫日格勒河也是我心中的神。